

中国教师节的由来

□ 王渝生

书记王仲勋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了解到设立教师节的事，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中央。

1982年4月，一份“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至中央书记处，报告中建议以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同年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同意恢复教师节。

1984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在一次座谈会上发出倡议：由国家确定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并将该月的某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同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报告建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在新学年开始，新生入学，即开展尊师活动。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这是因为新学年刚开始，新生入学即开始尊师重教，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氛

氛，有利于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于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就在1985年9月10日诞生了。

2013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将教师节由9月10日调整为9月28日，因据测算，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9月28日。此举引起热议，社会褒贬不一。作为教师节的主角，不少教师表示，“怎么过”远比“哪天过”更重要，只有唤起人们深思设立教师节的本义，改期才有意义。

至于1994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从是年起，每年10月5日为“国际教师节”。1994年10月5日，出席日内瓦召开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的代表，欢聚一堂庆祝“国际教师节”。但是，世界各国仍然根据各自的国情各有各的教师节。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北师大师生在校园欢度首届教师节

我国中小学新学年开始已经一周了。下周一，9月10日，我国第34个教师节就要到来了。

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1月21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9月10日为中国教师节。从此以后，教师便有了自己的节日。

教师节的设立在中国可有一长段的历史呢。

1931年5月，教育家、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邵爽秋、程其保等发起，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1939年，国民政府1939年决定孔子诞辰日8月27日为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当时未能在全国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领导人发表书面谈话，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实际上并不存在。

“文革”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开始提高，但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够普遍。

1981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叶盛陶、雷洁琼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案理是：“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后来，该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170号提案。

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政协委员们取得了许多建议。其中，冰心建议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建议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开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1981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



毁于大火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 李大光

大火中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2018年9月2日（周日），当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民还在沉睡之中时，一场大火吞噬了拉丁美洲历史最悠久、藏品最丰富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巴西国家博物馆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拥有超过2000万件文物和53万件藏品。

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包括巴西自然科学和人类学的最重要的藏品、资料以及各种文物，还有大量来自地球不同地区、多种文化和各个古代文明时期的物品。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探索、发掘、收购、捐赠和交流，这些藏品被细分为七个主要学科：地质学、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这些收藏品是博物馆学术部门进行研究的主要基础，该部门负责在巴西领土的所有地区和包括南极大陆在内的世界几个地方开展活动。该博物馆还拥有巴西最大的科学图书馆之一，拥有超过47万册的藏书和2400件珍稀物品。

该博物馆以其丰富的古生物部门而闻名，该部门拥有26000多块化石，其中包括在巴西中部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以及一些现已消失的物种标本，比如巨型树懒和剑齿虎。该博物馆也是巴西发现的长达5.3吨的陨石收藏馆。它的生物人类学部分包括今天在巴西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动物学部门有超过650万个标本，其中包括60万个鱼类和10万个两栖类动物标本，除此以外，还有软体动物、爬行动物、贝壳、珊瑚和蝴蝶等各种标本。

巴西国家博物馆坐落在里约热内卢北部的Quinta da Boa Vista公园内，这里曾经是宫殿花园，其中包括这座城市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园。根据博物馆网站的数据，该博物馆每年约有15万名游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和学习中心，自1946年以来已与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合并。

该图书馆藏书53.7万册，其中1560件为世界孤本或善本，都是世界仅存珍本。植物标本馆创建于1831年，拥有55万株植物。国家博物馆自19世纪以来致力于研究，1927年开始教学，是拉美国家最古老的科学机构。研究人员和实验室占据了大楼的很大一部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该科研机构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历史上除了各个国家政治人物外，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都曾访问过该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

巴西国家博物馆历史悠久，是巴西最古老的科学机构，也是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之一。它于1818年由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建立，自1892年起就被安置在前室中。在1808年至1821年期间，这座宫殿曾是葡萄牙皇室的住所，在1822年至1889年期间，巴西皇室曾住在这里，在1892年被分配使用博物馆之前，它还在1889年至1891年期间主办了共和制制宪会议。该建筑自1938年被列入巴西国家遗产名录。19世纪初，葡萄牙皇室和巴西皇室分别居住在圣克里斯托弗宫，占地11400平方米，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展览馆。从1889年至1891年，新古典主义建筑主持了巴西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大会。1892年，它进入了位于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皇家博物馆，其中包括葡萄牙王室收购的藏品，尤其是埃及藏品。

巴西国家博物馆为何会遭遇这样的灭顶之灾？根据各方报道，恐怕国家对博物馆的长期不重视以及管理体制有关。早在1995年8月，暴风雨导致洪水泛滥导致考古部遭受了严重破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摧毁了3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并导致部分霸王龙骨架彻底毁坏。巴西文化部长表示，该博物馆近年来遭遇预算困难，从2014年开始，该博物馆面临预算削减，每年的维护费用降至不到52万雷亚尔。2015年因维修问题暂时关闭。建筑年久失修，墙面材料剥落，电线裸露在外。到2018年6月，该博物馆成立200周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完全废弃。2018年9月2日这场大火将其严重损毁。尽管存放在另一栋楼里的物品没有受到损坏，但2000万份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大火中被毁。最早到达现场的消防人员因为缺水而无法灭火。里约热内卢的消防队长声称附近的两个消防栓没有足够的水，使得消防队员不得不求助于从附近的湖中抽水，导致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被毁于一旦。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当文学与科学相融

□ 尹传红

偶然看到一本书，《论语言在文学和科学间的转换——基于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研究》，先是被题目所吸引，对论及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颇感新奇；再翻版权页，好家伙，看起来学术味道如此浓郁的著作，出版一年光景竟是第3次印刷了。

又习惯性地“端详”起作者来：刘光宇，文学博士、法学硕士、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瞧着够“跨界”的。浏览书之绪论，感觉作者的“口气”也挺大：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活学活用一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具体分析房龙的文学创作、作品特点及其读者的文学消费与接受，在广义文学的理论框架内，沿着文学功能实用说的方向，向具体的科普功能延展……。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尝试从房龙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运用文学语言普及科学内容的经验性做法，从作品内容及形式方面，提出若干实操性建议，增益中国科普事业。

作者定位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这名荷兰裔美国籍的畅销书作家，“堪称用文学手法普及科学内容的大师级作家”，我是十分认同的，尽管似乎还没有人把房龙当作“科普作家”。世所公认，房龙主要的贡献在于普及了历史、地理和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推动了历史的大众化。客观上看，他的作品其实也具备丰富的科普价值，但就我所见，科普界对此却一直漠然视之。《论语言在文学和科学间的转换》一书所作的专门研究，无疑开了个好头，值得关注。

在作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无外乎人文思想、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三大主线。文学均可以忠实地记录，可以艺术地反映，可以抒情地讴歌。近代以前，文学更多地着眼于人文思想和文化生活，突出表现为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

此后，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条主线不再有革命性突破。近代以降，科学技术因其突飞猛进地发展，逐渐进入文学的视野，出现了科普文学和科幻小说。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向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科学发现日新月异，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文学只有向科学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才能避免陷入“文学已死”的命途。这必然涉及及语言在科学与文学间的转换。

事实上，公众并非不欲了解科学的奥秘与神奇，而是在于懂于科学内容的深奥和枯燥，望而却步。这中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即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行话语言。因此，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直接影响科学内容的普及效果。读者读起来轻松的作品，作者写起来一定很艰难。如郭沫若所言：“文艺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语言是必要的工具。你总要能够采择言语，驾驭言语，造铸言语，自由自在地把言语语处理得就像雕刻家手里的软泥、画家手里的颜料一样，才能够成功。”而当文学语言规避科普内容的时候，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便称得上是一座有待重新发掘的富矿。

所谓的科普作品，在我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往往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旨。但是，像《宽容》《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天堂对话》这样的房龙作品，集多学科知识于一身，在让读者获取广博知识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不时能够得到人文方面的熏陶和哲学上的启迪，已不能被看作是单纯的某一知识类的读物了。

那么，它是什么？如今在适合一般社会公众阅读的科普类作品中，有一类常被戏称为“科学人文”。何谓“科学人文”？打一个也许不甚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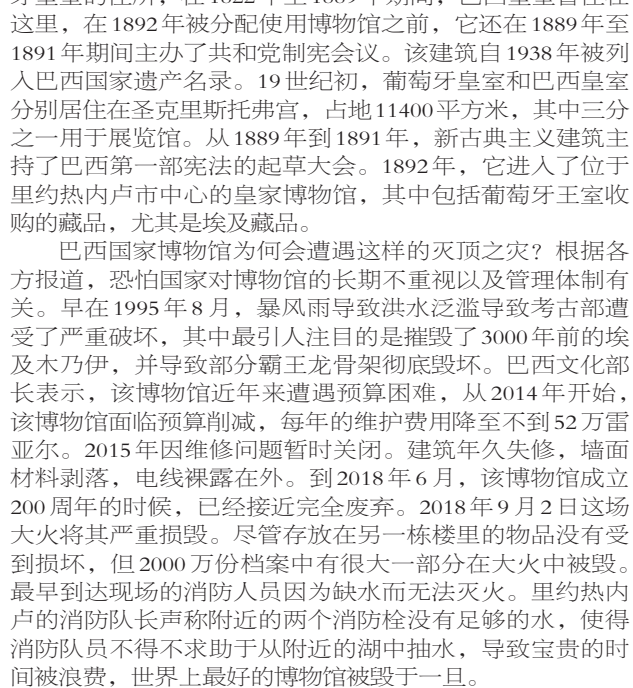
比方：就像一个人一样，科学是他的骨架，人文是他的血肉。两者合一，方为一体，也才有灵气。就此话题，我曾与前辈科普作家于毓麟先生多次进行交流，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本来就是融合的，这也正是科学之美之所在。世界缺少的是精彩，而是发现精彩和描述精彩。正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1895—1953）所言：“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

作家林语堂说过，“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止，艺术在哪里开始”。由此下笔就延伸开来，描述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所欲达到的境界，也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止，人文在哪里开始”。我深以为然。

伊林的科普作品曾经深刻影响了我国一二代科普作家的创作。他眼中的科普文学，“好似米丘林用‘蒙导法’培养出来的果树，它从文学中吸取艺术性，从科学中吸取科学性。”早年翻译过多部伊林作品的教育家董纯于先生如此评价伊林：“他能用艺术的手腕传播科学知识。他打破了文艺和通俗科学中间的明显的界限，因此他写成的东西，都是有文学价值的通俗科学书。”

伊林在创作上受到过房龙的影响。他的作品，都惯于用形象化的故事来阐明艰涩的理论，丰富而简朴地讲述复杂现象和深奥事物。在他的笔下，文学与科学相融，是那样的美妙。阅读他的作品，不时有如春风拂面，倍觉清爽；又好像有汩汩甘露，于不知不觉中流入了心田。

“语言在科学与文学间的转换”，有思想活力闪现，亦有别样一番景观。



日本科幻文学中译百年

□ 姚利芬

在日本，科学幻想小说一般称为SF，即英文Science Fiction（科学小说）开头字母，或者称为“空想科学小说”，日文中“空想”即中文的“幻想”。日本科幻文学糅和了推理、恐怖、侦探、轻小说诸多元素，不过于拘泥于科学性，而孔尤为多元，也因此别有一番风味——具有“泛科幻”，又称“大科幻”的特征。

与中国一样，日本科幻创作也是在欧美作品的影响下起步的，历经近200年发展历史：从19世纪50年代幕府末期的政治虚构小说发轫，明治时期的儒勒·凡尔纳热潮及其引发的未来小说、冒险小说热，大正时期、昭和初期的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热，直到1970年前后，才孕育出以星新一、小松左京、筒井康隆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幻作家。

日本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共经历了两次高峰期。第一次翻译高峰在清末民初（1891—1917年），欧洲和日本的科幻小说被大量译入中国，翻译的日本科幻小说计有18种。其中有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矢野龙溪的小说，《日本科幻小说之父》押川春浪的军事科幻小说的小说，共计11位作家的作品，这些科幻小说主要涉及未来世界、科学及发明的主

题。在此时留日的中国学生追求新知，致力将一些从欧美引入的日文版本的科幻小说翻译成中文，鲁迅翻译的两本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皆译自日文。

日本古代的文学、文化发展得益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滋润，而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成为中国接触西方和俄苏文学、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中介。这批日本科幻小说与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神秘岛》等作品随着翻译涌入，不断引入到中国科幻叙事的想象里面，烘托出一个新的想象与空间，成为诱致近代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重要源头。

第二次翻译浪潮自1975年，延至今日。40年来共翻译了100多种日本科幻小说。1973年，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甫一出版，便成为日本战后第一畅销书，掀起了一股集体意识的狂潮。该小说最早于1975年由当时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资料引进中国，当时，《日本沉没》是控制发行量的，只印了1万册，作为“大批判”资料。叶永烈在《是是非非“灰姑娘”》中写道：“几乎像奇迹一般，在被



星新一

中国称为十年内乱的时候，在科幻小说史上中国的时候，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却于1975年6月翻译出版了小松左京的长篇科幻小说《日本沉没》，译者李德纯。”迄今为止，该书共有8家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不同版本。

说到小松左京以及他给中国科幻发展带来的影响，值得一提的还有1987年由新蕾出版社译介出版的小松左京的《太古巨人在哪里》。这本小说讲到有一天，世界上所有12岁以上的人，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小孩子们不得不成长和组织起来，照顾自己和更小的婴儿。从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刘慈欣后来在《超新星纪元》创作中与这部作品尤为相近的构思。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位作家星新一，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很多中国读者，其作品《喂——出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80年代共引进22种日本科幻小说，其中星新一的作品即占9种，在80年代初“清除科幻精神污



小松左京

染”运动中，星新一小说几乎成了那时期唯一不受其影响、源源不断地被引入的外国科幻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动漫开始影响中国科幻及80后。影视、游戏与文本“催生”的引入现象在日本科幻小说译介中是较为突出的现象。像早期的《铁臂阿童木》与《机器猫》，再到后来的“奥特曼”“高达”“攻壳机动队”系列，常常是影视、游戏动漫的引入先行，小说文本跟译介进来，两种传播方式互为损益。

在这一时期，热心的译介者们，诸如李德纯、李有宽、孟庆枢、陈真等人，他们的辛勤工作应该予以肯定的，其译作、介绍文字、研究文字，对我国科幻文学创作起了“诱激”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丰盛而精美的精神食粮，丰富了我国读者的幻想世界和知识世界。（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普创作》执行编辑）



麻原彰晃与信徒在一起

今年7月份，日本政府对1995年发生的，导致13人死亡的地铁沙林事件首犯，奥姆真理教的祖师麻原彰晃与该事件有关的13人执行了死刑。此是日本自对1910年大逆事件中的24名囚犯执行死刑以来，未曾有过的多人死刑。另外，沙林事件的犯人中唯一避免死刑的麻原彰晃正在监狱服刑。邪教组织的奥姆真理教引诱了很多高学历青年，实际播撒沙林毒液的死刑犯当中也有以下医科大学、理工大学及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或中途退学的高学历青年，其中也有像林天明一样攻读最前沿的物理学青年。

藤藤诚一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课程(中途退学)攻读病毒学

土屋正美 筑波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攻读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中川智正 京都府立大学医学系(毕业)攻读医学

丰田亨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攻读粒子学

广濑健一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攻读应用物理学、超电学

横山真人 东海大学理工系(毕业)攻读应用物理学

林都夫 庆应大学医学系攻读医学无期徒刑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对理工学、医学等的最前沿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后，一边阅读以麻原彰晃所写的《超越科学开发法后的事情都如意》(大和出版，1986年)为代表的一些著作，一边盲目麻原倡导的邪教思想，加入了奥姆真理教。对他们来说，最前沿科学之后的学问就是“愚学”“穿墙”等超自然神秘学。就是与《天火》的林天明一样。

麻原的著作全都可以说是科幻(SF)。但是，上述的犯人们不能对其“一笑置之”，却采取“也许是虚假，但相信它吧”的态度。因此引起了极其恐怖的悲剧。随着上世纪70年至90年代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地域共同体崩坏，孩子们经历丰富的口传世界的环境也渐渐消失了。因此，恐怕犯人们在没有经历过传世界的环境下，直接进入了识字世界，在大学就开始做高度研究，最后为奥姆真理教所吸引。他们即使没有口传世界的经验，如果对科幻有免疫力(阅读科幻后，一笑置之的能力)，或许就不会被麻原欺骗。

我想再次提到小松左京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想要控制科学，需要一定的科幻想象力。这句话并不是呼吁运用科学的人类能够迎来玫瑰色的未来。恰恰与此相反，这是对利用以AI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比现在更加发达的人类未来可能会陷入危机的一句警告。“科幻想象力”这一词意味着为了认识科学的界限而回归人本身的想象力。对《天火》的林天明和奥姆真理教的高学历犯人们来说，真正需要的想象力是阅读正规的科幻，这样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爱情”的能力，和把崂山道士的穿墙术、麻原彰晃的悬浮术等的另一类科幻(也可以说虚科学)看做笑谈的能力。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像奥姆真理教那样盲目相信语言只有唯一解释这个误区，本来需要对识字世界之前的口传世界有丰富的经历。但是，如前所述，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先经历识字世界之前的口传世界，再打下充分语言基础的机会。但是阅读科幻的时候，需要超越语言的“想象力”。因此，其“科幻想象力”对青少年教育的作用很大。不过其“想象力”应该带有健康色彩。

（作者系日本国立图书馆工业高等专门学校一般人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中比较文学文化及日本汉学。本文摘编自作者提交给将于9月8日举行的“互联网+”时代中日科幻高峰论坛的论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日本地铁沙林事件的死刑犯

□ 泊功